

曹操父子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周樹山 著



曹操父子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周樹山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曹操父子/周树山著. —2 版.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1

(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

ISBN 978-7-5080-7382-8

I. ①曹…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3467 号

曹操父子

作 者 周树山

责任编辑 高 苏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开 篇	1
第 一 章 乱世豪门新崛起 沙场儿郎初长成	12
第 二 章 曹丕宴友说美色 卞氏敛容迎夫君	19
第 三 章 青春萌动大公子 锋芒初试小神童	27
第 四 章 虎结狼姻羁袁谭 李代桃僵嫁朱鹭	33
第 五 章 曹操诫子说人性 袁尚兵败失邺城	43
第 六 章 倾城佳人叹倾城 英雄夺色称英雄	48
第 七 章 吐出春梓归子桓 接回朱鹭杀袁谭	54
第 八 章 怀身孕婢女横死 图霸业王城复兴	61
第 九 章 虎啸大野除孽根 凤栖新巢试风情	70
第 十 章 子建动感吟诗赋 阿楚念旧思远人	74
第 十 一 章 朱鹭作歌辞旧主 阿楚含垢做嫁妇	79
第 十 二 章 乱离最数东汉末 断肠应是蔡文姬	84
第 十 三 章 思伊人情萌春夜 叹失意愁萦秋水	91

第十四章	看美人刘祯获罪	尝禁裔吴质受宠	97
第十五章	杨修捅破窗户纸	丁仪折断青云梯	102
第十六章	邴原怀友说管宁	曹操衔恨杀孔融	108
第十七章	痛失爱子曹冲死	祸及无辜不疑亡	115
第十八章	忠臣挚友剖肝胆	荒庙冷月照幽魂	122
第十九章	回故乡往情绵绵	寻旧迹忧思渺渺	130
第二十章	废都残照伤心色	洛水悲风掩啼痕	135
第二十一章	生为王侯有乐事	将做贵人多悲愁	141
第二十二章	美人深锁安贞坞	丞相再入销金帐	147
第二十三章	夜宴突起夺命舞	深帟私传暗恋情	152
第二十四章	曹操淫生铜雀台	崔婉血溅金缕裙	159
第二十五章	泣血深悲如梦魇	抚膺长叹有知音	165
第二十六章	藏玄机父子密谈	生疑忌兄弟离心	168
第二十七章	才高八斗贵公子	得意十分老儒生	172
第二十八章	长街鞭打邯郸淳	夤夜密潜安贞坞	176
第二十九章	春梓赠诗乱心性	刘祯辞别吐诤言	181
第三十章	刀光血影定生死	争宠夺宗各逞能	186
第三十一章	浪漫消歇人凋零	英雄迟暮梦不成	191
第三十二章	纵使春波成狂浪	也教烈焰化寒灰	195
第三十三章	为布陷阱捉麋鹿	且举屠刀杀无辜	199
第三十四章	美人迷情生狂痴	王侯仗剑闯禁门	203
第三十五章	曹操病危杀杨修	魏王遗命定太子	207
第三十六章	曹丕泄恨诛异己	刘协禅位弃皇权	211
第三十七章	幽囚封地王侯悲	深锁冷宫美人死	217
第三十八章	云锁关山系生死	泪洗春梦无残痕	221
第三十九章	千秋同怜慈母泪	一声悲号萁豆歌	228
第四十章	恍兮惚兮会洛神	亦真亦幻招诗魂	234
后记			238

开 篇

袁绍在官渡失败之后第一个念头是杀掉自己的谋士田丰。

他的十万大军留在黄河南岸，他和自己的长子袁谭只身逃还，在那个血色的黄昏，在黄河的波涛中，他抽出腰中的宝剑，重重地吼了一声：“他妈的，我得宰了他！”

船上陪侍的几个人面面相觑，他们知道主公这次可是败惨了！他们守在河岸上，等待接迎大军回还。想不到接迎到的是气急败坏的主公和同样气急败坏的大公子。

“宰了他！”袁绍嘶着哑嗓子，又吼了一声。

人们以为他说的是曹操。此刻的曹操骑在马上，有人来请求示下，袁绍的八万降军怎样处置？曹操说：“他们的父母妻儿都在河北，岂能为我所用？”说着，把手中的马鞭当空一劈：“一律杀掉！”于是，八万降卒全被赶到山谷里，刀砍矛戳，万箭攒射，一时血流成川，尸积空谷，惨叫呼喊，三日不绝。这样惨绝人寰的一幕，史籍上仅记七字：“杀绍卒凡八万人。”

放下武器的八万人身首屠裂，河北有数十万人翘首黄河，伤心摧肝，多少孩子失去了父亲，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倚门悬望的母亲再也盼不归沙场征战的儿郎，茅屋空了，田园荒了……

一首古歌唱道——

我的心悲痛欲绝，
流出的血干结成痂，
谁能归告我的妻儿，
把家中的黄犊卖掉吧……

袁绍当然也痛恨曹操，他恨不能活剥了他的皮。但他做不到。他挥剑砍船首，被水浸黑的船头留下深深的刀痕，人们以为这表示了他向曹操复仇的决心。

可是根本不是这样的。袁绍官渡一败，精锐尽失，元气耗竭，已经没有复仇之力。十万精壮子弟，不是一夜长成的，河北十室九空，哪里还能聚起十万壮丁！

袁绍此刻痛恨的与其说是曹操，莫如说是自己的谋士田丰。

田丰曾屡次三番劝谏他不要拿十万大军去冒险。他说曹操绝非寻常草寇，他英雄盖世，谋略过人，猛将千员，谋士如云，挟天子以令诸侯，羽翼已成……如果一定要征伐他，定然凶多吉少。若是折了十万军马，主公还如何能称雄天下，和曹操抗衡？连年征战，人民疲弊，不如据四州之地，休养生息，待兵强马壮，再与其争。袁绍不听，田丰竟至叩头出血，以死力谏，并断言此行必败。袁绍怒道：“你这不是沮我军心，坏我大计吗？大军未行，先出此不吉之言，是何道理？此次出征，你就留在家里好了，待

我得胜回来,看你如何见我?”田丰见袁绍立意已定,不可动摇,又说:“主公一定要南征曹操,让我随军而行吧,我虽不能干大事,必要时还可以给主公提个醒……”袁绍笑道:“你是张良、陈平吗?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吧?没有你田丰的唠叨,我袁绍就不能打仗吗?”

田丰出得门来,仰天叹道:“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当然又是一首古歌了。

如果听信田丰的话,当然不会有这种惨败。

与其说败在曹操手里,莫如说败在了田丰的心里。

此生若能亲自手刃曹操之首,当属十二分快意之事,可这只能是梦中的景象,醒来徒增怅然。

但是留一个田丰在身边,他将是一把无形的利刃,割着自己的心。他时刻提醒自己犯下的永不可恕的过失,徒增悔恨。

这个人将会如何轻蔑自己呢?在他的心里,自己永远是个愚蠢的失败者。见了他就永无快乐可言。

“我得宰了他!”他又吼了一声。

他说的不是曹操,他说的是田丰。

袁谭知道父亲的心思。他冷着脸望着暮色中浑浊的河水,嘴角浮起一丝轻蔑的冷酷的浅笑……

袁绍打败的消息像一阵风一样传遍了河北四郡,冀、幽、青、并四州从通衢都邑到山野荒村到处一片哭声,人们遥望黄河祭拜永不归还的亲人。田丰的友人章陵匆匆来到田丰的家里。

“知道吗?我们的主公吃了大败仗,十万大军无一生还,颜良、文丑等大将全部死在战场上了……”

田丰放下手里正在读的书简,脸色一片死灰,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卿何无言?”章陵问道。

“我命休矣!”田丰说,“你我亲交一场,让我们喝一杯浊酒,以成永诀吧!”田丰说罢,忙命下人备酒。

章陵狐疑地望着田丰,说:“卿何出此不祥之言?主公不信你的劝谏,致有此败,这足见你有先见之明。主公此后定当信重于你,将被大用。怎说永诀这样的昏话?”

田丰举起一杯酒,说:“倘若主公得胜归来,我被主公嘲笑,尚可留条性命,如今大败,被我不幸而言中,主公是不会留我在身边的。他看到我,就是看到了他的失败和耻辱,他岂能容我活在世上?”说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抛了杯,作歌长吟曰——

泰山高兮入云,
人生忽若轻尘,
吾将就戮兮身首离分,

归雁声声兮悠悠我心……

歌未吟罢，门外人声喧哗，早有捕快拿了铁链闯进门来，锁了田丰就走。章陵大惊失色，家人一片哭声……

翌日清晨，田丰之首悬于将军府外的百尺高杆之上。田丰的头表情平静，带着一丝嘲讽的冷笑，装在一个竹笼里，正向着南方滔滔的黄河，似乎他又在吟诵那首古歌——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

黄河对岸的山陵里，八万降卒的尸首正在腐烂，在九月的晴空里招来漫天的乌鸦，铺天盖地，鸦噪之声传至百里之外。河北之民听到乌鸦的叫声，知道那不祥之鸟正在亲人的尸体上举行饕餮盛宴，无不痛哭失声……哭过之后，他们又去耕种薄田，又在茅屋和原野上交合了。他们正准备繁衍新的丁壮，以应官府征召。

当初，当袁绍之师陷于绝境时，将士们哭道：“若有田丰在此，我们何至于此啊！”曹操听到田丰没有随军而征，拊掌大笑：“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倘若田丰前来，胜败如何，可就难以逆料了！”

田丰死于公元200年腊月初七日，距袁绍官渡之败一个月又二十一天，他的罪名是谋反。

田丰的头悬在高杆上十二天，这十二天里，袁绍躲在邺下将军府后园一间名为玄豹阁的红楼里，和他的五个宠妾在一起。

这五个宠妾都是绝色的美人，正当青春妙龄，个个风情万种。她们的姓氏依次是：夏、许、汪、裴、孙。夏姬窈窕，许姬丰腴，汪姬臀部滚圆，裴姬最善叫床，做爱时娇喘吁吁，莺啼不止，撩拨得人欲罢不能；最属孙姬癫狂，上床就会叫你欲仙欲死，荣辱皆忘……

袁绍只有在这五个女人中，才能忘记他大败的耻辱和忧愁。他几乎日夜和她们做爱。她们为他弹筝，给他跳舞，都是光着身子的。他们的食物由侍从们送到寝宫的前厅，他们全是精赤条条地围坐在一起就餐，就像回到了初民时代。尽管杀了田丰，袁绍心中的郁闷和仇恨未曾稍减，他在女人身上疯狂着，女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官渡之战最直接的受益者除了曹操，就是这五个幸福的女人了。

袁绍由野心勃勃的英雄一下子变成了纵欲的男人，当然这二者并非是矛盾的，英雄并非不纵欲，纵欲何尝不英雄，只是由于官渡的惨败袁绍一下子趋于极端而已。欲望和内心的隐秘情感像一束神秘之光必须投射到特定的对象身上，它是财富、权力、女人、土地或者一只花瓶，否则，生命就成了虚幻的影子。

袁绍没有那五个美丽的宠姬，他怎么会熬过官渡惨败后那段绝望的日子呢！

十月里的一个夜晚,袁绍头枕着许姬光滑的大腿,恍然回到了洛阳皇宫前。当时他曾和大将军何进密谋,诛杀在朝中久掌大权的宦官。中国的皇宫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那里永远养着一群没卵子的男人。这些被去势的男人住在皇宫里服侍皇帝和一大群美貌的后妃,皇帝对他们很放心,因为他们和后妃们已经没有交合的可能。这不仅是为了保证皇族血统的纯正,更是为了体现天子至高无上的尊严,在那样庄严的权力中心,在那样富丽堂皇的宫阙中,如果每个男人都长着一个鸡巴,天子的神圣在哪里呢?可是宦官们被剥夺了情欲,他们的权力欲望却愈加强盛,他们渐渐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把持了朝政,一群没卵子的男人在权力的峰巅招摇,这的确是很不成体统的。所以大臣们都觉得国将不国,愤愤不平起来。首倡此事的是大将军何进。何进本是一个市井屠儿,杀猪卖肉出身。只因他的妹妹自小最喜吃猪大肠,吃来吃去,却将一个女子养得如猪大肠一般肥白鲜嫩,皇帝老儿看中了,选进宫去,肥嫩的何氏女征服了皇帝,得专宠之幸。屠儿何进就扔了杀猪刀,进宫去当大将军了。可是何进毕竟是个屠儿,他只配对付一头猪,对付比猪更狡猾的人他就显得愚蠢了,尽管是一群没卵子的男人。

皇宫的凶险在于你前脚迈进去,一不小心,就栽进了永劫不复的地狱里。宦官们假传太后的圣旨,诓何进进宫,何进进宫就被砍成了肉酱。皇宫里几乎时时都在酝酿阴谋,有时你的命运就取决于千钧一发的一瞬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永远是宫廷政治的最高法则。袁绍忘不了他带着御林军在皇宫前的呐喊,那时他是御林军的校尉,如果他不杀进宫去,他将和何进同下场。他站在皇宫的高墙下,发一声喊,宦官们却将何进的人头从高墙上抛下来,血淋淋的人头落在他的脚前,使他想到何进当年割下的猪头,不禁厌恶得要死!他拔出宝剑,高举在手,吼道:“弟兄们,杀进宫去呀!把没卵子的宦官全部杀掉啊!”

他的军队撞开皇宫的大门,杀进宫里。

尸伏御街,血流丹墀,想起皇宫里的血腥杀戮,他至今有一种战栗般的快感。他看到穿着黄衣的大大小的宦官们像耗子一般在宫中乱窜,有的跪在地下,像捣蒜般地磕头……曾经威权无上令人恐惧的人一下子变成了张皇的甲虫,这种命运两极的神奇变化就发生在一瞬间,而这一瞬是永远令人激动不已的!他看到进宫办事的臣子们褪下了裤子,光着屁股,战战兢兢地站成一排,提起他们的阳物,让士兵检验,以求活命的情景;而一群老宫女们则纷纷扑到陵云台女墙边,睁大了眼睛,惊愕地望着真正男人的标记……这一次,共杀死宦官两千三百一十四人,有七个挟持小皇帝出宫的宦官是被士兵们追到河边,走投无路,投河而死的。事后,他把六个士卒斩首示众,他们趁着混乱,把死去的老皇帝的一个妃子堵在一座偏宫里轮奸了。当然,那个被轮奸的妃子已经不能再留在宫里,嫁到民间去又有损皇家尊严,于是被下令用一条白绫勒死了……

袁绍枕着许姬光滑的大腿,想到这一幕时,不禁忧伤地叹了一口气。我袁绍也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又逢逐鹿中原时,几百年才赶上这样一个天机时运,可我竟败在了曹操的手里,我不服啊我不服啊,狗日的曹操!

这正是田丰的头悬在高杆上第十二天的黄昏，袁绍的精力已经在五个宠姬身上耗尽了。他从许姬大腿上抬起头来，从玄豹阁精致的雕花窗子望出去，看到广场高杆上田丰的头在夕阳的红光里灿烂着，一只乌鸦站在杆顶，发出一声响亮欢快的叫声。袁绍无力地跌落在许姬的大腿中间……

袁绍的夫人刘氏坐在后园西北角的一座偏殿里，那里永远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檀香的气味。她每天早晚都要在屋子四周点燃那种香料，她就在那种氤氲的香气和烟雾中从早晨坐到晚上，再从晚上坐到黎明。她离不开那种香料，是因为她怕嗅到从东南角那座豪华的玄豹阁上飘来的袁绍和女人们的气味。她闻到那种气味就受不了，“骚货们”——她这样称呼袁绍的宠姬们——分泌出一种骚气，这使人产生一种青春永逝的惆怅，一种对世界的仇恨，一种坏心情……她仇恨这种气味。入秋以来，很少刮东南风了，但是她认为那种气味还是不绝如缕地飘过来，尤其袁绍从官渡回来，钻到那个玄豹阁里以后，她觉得自己被那种气味折磨得要死。她总是在那座偏殿里叩她的牙——据一个道士说，这不仅能保护牙齿，还能在上下牙齿的叩击中把你心中仇敌的幸福磨蚀掉。于是，她坚韧不拔地叩她的牙齿，仿佛在她的牙齿的叩击中，那五个可恶的骚货正在她的齿缝中呻吟惨叫，这是何等快意的事情啊！所以，尽管这个老夫人全身已经散发出一种霉烂的尸臭气，但她的牙齿还是雪亮而锋利的，她咬得动骨头和坚硬的核桃。

她的大儿子袁谭给她讲了官渡之战的情形。她一边叩她的牙齿，一边听着，仿佛她在打冷战一般。

“妈的，这次我们可败惨了，袁家的大业算完了！完了！”

袁谭高大魁伟，长着一圈络腮胡子，算得上是个伟丈夫，但他的眼睛总有些温顺和犹疑；他的声音浑厚，性格优柔，是个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但袁绍和刘氏不喜欢他，认为他徒然长成了伟岸的身躯，缺乏杀伐果决之气，难以担起大业。

“渡过黄河之后，我们把曹贼的军队围起来，本来他们已经完蛋了……我们在他们的营盘周围树起了箭楼，士兵们搭起强弓，向他们的营盘里放箭，箭头子像雨点一样，噌噌地飞……嘿，他们马上就完蛋了！他们走路得蒙着盾牌，汤浇蚁穴，他们乱了套了！我们可以生擒曹贼呀！把他千刀万剐……”

刘氏飞快地咬着她的牙齿，她仿佛被激动起来了。“可是曹贼用了一种叫霹雳车的玩意儿，能够射出一种斗大的石头。他们把霹雳车藏在他们的营盘后面，向我们的箭楼发射大石头。大石头嗖嗖地打过来，把我们的箭楼全砸塌了架……士兵们的脑袋像熟透的西瓜一样，被大石头砸得脑浆迸裂……呱嚓，呱嚓……大石头飞过来，一个又一个的脑袋噗噗地裂开……我们垮了，撑不住了。本来我们还有缓手的余地，可是，曹贼带兵截了我们的粮草，更可恨的是张郃、高览这两个王八羔子投降了曹贼……兵败如山倒，十万大军就这样完了，完了……”

袁谭说完，在地上转着圈子，他脚上的熊皮战靴嘎吱嘎吱响，这时候，他的三弟袁尚走进来。袁尚比袁谭个子稍矮一些，长得很英俊，一双眼睛贼亮，总爱定定地打量

别人,射出一种狼歹歹的寒气,使这个英俊的青年变得暴戾可怕。

“你为什么用那样的眼珠子盯着我?你狼歹歹地看着我做什么?”袁谭问他的三弟。他的声音带着一种亲情味儿,好像兄长责备他的小弟弟一样。

“你应该滚回你的青州去!”袁尚低沉地说,“如果我去,不会败得这么惨,袁家的千秋功业毁在你的手里了!”

“你说什么?你敢这样说我!”袁谭的脸立刻变得通红,“我是你的哥哥呀!你这个狼羔子!”他骂道,有些气急败坏,“我要回青州去,如果我能向父帅辞别,我早就回青州去了!我受不了你,你这个不懂人伦的狼羔子!”

袁尚冷笑着:“你去好了,你去辞别吧!”

刘氏说:“算了算了,你们总是吵嘴,烦死我了!”她转动着被檀香熏透的干瘪的身子,对袁谭说:“你回青州去吧。有那几个妖精缠着,他下不来的,你不必等着辞行了。他要下来,我代你说一声就是了。你回青州去吧。”

袁谭怒冲冲地走出去,他的熊皮战靴踏着青石阶咚咚地响。在门外跨上他的战马,带着几个随从回青州去了。那里有他的军队和他的女人,他将在那里培植自己的野心。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袁尚出去转了一遭,又回来了。“他还把自己关在那里吗?他还没有出来?”刘氏嘴里丝丝地吐着气,问道。

“是的。”袁尚回答,“玄豹阁都用士卒守卫着,连我也不能进去。黄昏时他传出一个命令,让把田丰的头从高杆上取下来,并且要厚葬这颗头颅,我已经派人去办了。可他就是不出来,他会被那几个骚货的水淹死的。”

“对,他会被淹死,他该当被淹死!我闻到了那种气味,我受不了……”刘氏恨恨地说,她的牙急骤地叩响了。

“这样下去,我们袁家可真是完了!”袁尚叹道。

“儿啊,你要记住,毁掉你爹的不是曹操,而是那几个骚货,将来你要把她们千刀万剐,替我报仇!”

袁尚点了点头,说:“娘,你要的陶瓮,我给你弄来了。”

“在哪儿?”刘氏热切地说,“快,快扶我去看看。”

袁尚扶他的老娘走到门外,在门外的台阶下,一拉溜摆着五个崭新的陶瓮,在青铜灯盏昏黄的光晕下,那五个陶瓮泛着血红的釉彩,静静地蹲伏在那里,像五个表情阴沉的怪物。袁尚走过去,用手指弹了弹其中的一个,那陶瓮就发出一种嗡嗡的金属般的声音。

刘氏满意地笑了,她说:“好了,就摆在这里吧,让我天天都能看到它们……看到它们,我心里踏实。我想它们不久就会派上用场。”

刘氏和她的第三个儿子袁尚站在院子里对那五个陶瓮欣赏了好久,这时,夜越发地静了,从东南高高的玄豹阁里传出了裴姬莺啼般的柔美的歌声,还有颤悠悠嘀沥沥的筝鸣,那一定是夏姬弹奏的了……

袁绍将军在回到邺下的第十三天午后被几个健壮的仆隶从玄豹阁上抬下来，他没有被五个宠姬的水淹死，但他几乎已变成了一具风干的活尸。他变得消瘦、虚弱，蜡黄的脸上挂着细碎的冷汗……但他死不了，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回忆、悔恨和忧愁……

按照惯例，五个宠姬打扮好了，来给夫人刘氏请安。刘氏在那间偏殿的小阁里接见她们。她坐在一个大花蒲团上，正在一个铜鼎里炼制一种长生的仙丹，两个小厮在一边侍候着，她亲自查看火候，并按照一个道士的吩咐把水银、硫磺和一些奇奇怪怪的草药分别放到铜鼎里去，铜鼎里的水滚沸着，烟雾蒸腾中，那个身穿用天鹅和鹰隼羽毛编织的披氅的尖鼻子道士像一个狰狞的厉鬼。夏、许、汪、裴、孙五个花枝般的女子跪在地下，齐声说：“夫人，给您请安！”

刘氏嘿嘿地笑着：“起来吧，这些日子，你们比以前更水灵了，一个个嫩生生的……你们把将军侍候得可好？”

夏姬说：“将军好着呢，将军总是念想夫人……”

“呸——”刘氏骂道，“小骚货，你少来瞞哄我！有你们这几个妖精，他哪里会想起我来！”

宠姬们全伏下身，低了头，不敢作声。汪姬和许姬闻不得屋里的气味，有一种欲呕的感觉，忙用袖子掩了嘴；她们觉得那个道士用锥子似的目光正在刺穿她们。

“我曾向将军传授过房中秘术，可他总是不能恒常用之，看到这五个女子，我知道将军髓尽骨酥，危乎殆哉！”道士说。他的声音沙哑、尖厉，像有人用一枚铁钉划着破铜锣一样。

“道长因何知之？”刘氏问。

“肤革充盈，白皙粉嫩，自身阴气大盛；眼波流转，玉体窈窕，善摄太阳之精……危乎哉，危乎哉，将军危乎哉！”道士在铜鼎旁立起身来，躬起身子，伸长颈子，用尖鼻子嗅着她们，仿佛饕餮之徒在嗅着席上一道道菜肴。

“你们出去吧。”刘氏终于说，“回去好好养着吧，养得白白嫩嫩的，好伺候咱们的将军。”说完，发出一阵阴冷的笑声。

五个女子如遇大赦一般，站起身，鱼贯而出。她们在门外，又见到了来时看到的那五个陶瓮，齐斩斩地立在门阶下。孙姬用脚跟碰了一下裴姬，向那些陶瓮努了下嘴，像某种玄机骤然被打开一样，裴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面色惨白，用手指着那陶瓮喊道：“啊！五……五个！”接着便抱着头，惨叫一声，飞也似的奔了出去……

剩下的四个女子怔怔地呆立着，满面狐疑地对那些陶瓮观望，后来，她们谁也没有说话，默默地走开了……

袁绍将军的病势日益沉重，他消瘦得厉害，并且开始咳血。他已经不能摄理军政大事，冀州的事务暂时由袁尚统理。这期间，袁谭从青州回来了一次，带来一个能辟谷的道士给父帅治病，其实他暗地是想观察邺下的形势，以定袁绍死后的行动方略。他看到父帅之权基本上交到了袁尚的手里，虽然袁尚还不能管到冀州以外的事务，但

是中枢之地的实权已控制在袁尚手上。袁尚对他依然视如寇仇,他想和这位桀骜不驯的兄弟谈一谈,但是终未能如愿,于是他留下那个道士,自己悻悻地离去了。

“高堂不慈,吾其为郑伯矣!”走到邺下城外的吊桥边,袁谭沉重地叹息一声,怀着抑郁的心情打马而去。

他的话,昭示了他们兄弟未来的关系。这是一段历史。原来,春秋时,郑国君主郑武公娶了一个妻子叫武姜,武姜生头胎长子时难产,险些丧命,因此武姜对这个长子很讨厌,却爱她的小儿子共叔段,极力要郑武公立共叔段为继承人。按照春秋圣人之义,长子才能承继王位,所以郑武公没有听从武姜的意见。等到长子庄公继位,偏心的母亲却袒护和纵容共叔段谋反。后来,郑庄公平息了叛乱。这场兄弟阋墙的祸乱是由武姜而起,袁谭感到母亲刘氏也就是那个偏心而愚蠢的武姜了,自己不得不像郑庄公那样担起惩戒兄弟、平息未来祸乱之责了。

袁绍的二儿子袁熙从他驻防的幽州回来了。他带回了他的新娘,叫甄春梓,十九岁,梳着高高的发髻,头上插着碧玉做的步摇,粉团也似的脸上带着沉静的微笑,颈子白皙滑腻,仿佛玉琢的一般,最妙的是她的一双手,纤细修长,柔若无骨,抚到人的身上,竟能把人摸化了一般……她被侍女们扶着,娉娉婷婷地下了车,走过将军府的厅堂时,头上步摇颤颤,脚下莲步轻移,真如飘飘的仙子了,把所有的人都看直了眼,呆呆地像一段木头般戳在了那里。袁家迎娶春梓的大典极不寻常,经历了七天的暴风雨,迎亲的队伍被困在黄河岸边。祭天祈禳,巫女跳了七天七夜的神,才得以上船起航。袁熙带回他得之不易的新娘,想让父亲袁绍最后看一眼。袁绍已经躺在病榻上苟延残喘,当他看到众人拥着甄春梓来到他的病榻前时,他以为是人们又给他找来一个美女,眼睛顿然如见风的火炭般发出奇异的光芒。刘氏怕弄出丑闻,忙伏在他耳边告诉这是二儿子袁熙的妻子,袁绍这才微微点点头,闭了眼,没说一句话。袁熙和他的新娘就被暂时安顿在玄豹阁上,一是那里锦帐茵褥一应俱全,极尽豪奢;二是袁绍病体沉重,已不能登阁再作云雨之戏。裴姬已得了神昏谵语的疯病,被幽闭在一间养马的棚子里,而另外几个宠姬也早已被赶出了玄豹阁,只待袁绍召唤,才得到病榻前承应支使。

第二天,袁熙被他的三弟袁尚招到一间密阁里。袁尚腰佩长剑,坐在阁子中间,阁子里燃着檀香,青烟缭绕,袁尚的一对眼睛在烟雾里灼灼闪光,袁熙一进去,就打了个寒噤,心想自小和这个兄弟骑马习武,斗鸡走狗,怎的没注意他有这样一双眼睛,狼顾鹰视,寒光逼人,让人浑身不舒服。

袁尚看袁熙进来,倒头便拜。袁熙惊道:“自家兄弟,三弟何行此大礼?”袁尚抬起头来,却泪流满面,哽咽难言。

袁熙更加狐疑不解,说:“三弟有话只管说来,万不可如此!”

袁尚说:“二哥,我袁家四世三公,权倾宇内,天下豪杰虽多,无人可与我袁家争雄。可如今袁家千秋之业,毁于一旦,自今日始,万事休矣!”

袁熙说:“三弟过虑了,我们虽有官渡之败,但河北四郡,仍在我手,卧薪尝胆,养精蓄锐,天下大事,何尝不可为也?”

袁尚说：“不，萧墙之祸，自我而起。今日我先杀了二哥，再自刎，留下这一片残破山河，由曹操来收拾吧！”说着，嗖地拔出剑来。

袁熙大惊：“三弟疯了吗？你我兄弟自小和睦，亲如手足，我又未尝得罪于你，为何要杀我？”

袁尚说：“官渡之败后，父亲英雄气短，辗转病榻，如今已是朝不保夕，现今你和大哥各据一郡，自握重兵，小弟我岂是人下之人！冀州军政大事，早已取决于我，谋臣武将，倾心相助，可按成俗旧典，大哥该是父帅的传人，依我之见，大哥终非能成大事，若把统摄河北诸郡的大权交在他的手上，只怕是我等旬日之内即成曹操刀下之鬼。为袁家大业，我若不相让，外负背义忘亲的恶名，内有手足相残的惨祸，与其将来亲痛仇快，莫如此刻先行了断！”说罢，挺剑直奔袁熙而来。

袁熙惊呼：“三弟休要莽撞，二哥有话说。”

袁尚说：“二哥有话快说，你死我亡，尽在今日！”

袁熙说：“三弟想继承父业，我从未相争之心，为何要杀我？”

袁尚说：“你虽不争，大哥要争，你若助大哥来征讨我，我怎忍心和两个哥哥为敌，与其与两个哥哥战场厮杀，背不义之名，莫如死在今日！”

袁熙说：“父亲尚在，三弟既有此心，况且羽翼已成，何不让父亲宣示内外，立你为河北之主，统辖四郡，名正言顺，谁敢不服？”

袁尚说：“母亲已多次进言，但父亲迟疑不决，只怕父亲大驾归西之日，即是我袁家祸起萧墙之时。”

袁熙说：“三弟之心，我已明矣！若父亲驾鹤西行，我一意辅佐你罢了……”

“休用此话来蒙哄我，看剑！”袁尚说罢，手中青锋剑劈面戳来，袁熙闪过，宝剑顺着耳畔插过，一阵寒气直贯颅顶。袁熙趁势抓住剑柄，喊道：“三弟休得鲁莽，容我有话说！”

袁尚哭道：“还有什么说的，你想稳住我，再来杀我是不是？先让我自己死吧，留下祖宗基业，由你们去争去夺好了！我袁尚死了，倒也干净！”说着，就拼着向外挣。

袁熙急道：“我与大哥也是面和心不和，自小咱俩常在一块儿，我虽为兄，凡事也听你的；这次我和你站在一起罢了，快放了手！”

袁尚道：“此事岂是儿戏，让我怎能信你？”

袁熙说：“敢指天为誓！”

袁尚问：“大哥不服，若来征讨，二哥何以处之？”

袁熙说：“幽州军马，当归三弟麾下，听命于三弟！”

袁尚说：“空口无凭，不足为信。”

袁熙说：“你我兄弟歃血为盟好了！”

袁尚说：“好！”即命下人拿上一樽酒来，又持一只白鸡，当场杀了，滴血于酒中，二人又各持刀在手，刺破手腕，将血融了，合酒在一起，各持爵在手，起了和衷共济、永不相违的誓言，喝干了爵中的酒。谈起大哥袁谭，道是关乎祖宗千秋基业的大事，哪里顾得上妇人之仁。他若不来争，给他一州一县，容他安身；若真的来争时，莫说大哥，

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容他。二人自此结成了反谭之盟。

当天，袁尚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招待袁熙。席上，袁尚给袁熙介绍了谋士审配、逢纪等人，又去校场阅兵。见将士用命，战阵严整……袁熙心想，三弟袁尚羽翼已丰，若不相从，必被其所害，只是苦了大哥袁谭。我们袁家内部兵戈相见的日子怕是近在眼前了。想到此，不由心中惆怅。当晚袁熙回到玄豹阁，见阁内多了一些玉器珠宝，皆稀世之珍，知是袁尚派人送来的，也不深问，只是叹了一口气，和春梓说了几句闲话，闷闷地睡了。

袁熙在邺下住了月余，和袁尚走马行猎，终日欢宴。这期间，幽州来人催促袁熙回去。幽州乃河北重镇，北临边地，军镇要务，不能长久不去料理。况且袁绍虽病势沉重，但迁延日久，一时也死不了，袁熙即思回幽州去。和父亲袁绍辞别了，启程之日，母亲刘氏却一意要留春梓在身边多住些日子，说是儿媳天下绝色，又聪明伶俐，善察人意，喜她爱她，自是舍不得她。袁熙心中纵然一百个不乐意，母命难违，却也无可奈何。心想，我袁家不是蓬门小户，多少女人出出进进，不说如过江之鲫，也好比园中之花，零落凋残，视若寻常，哪里会有婆媳和乐，亲亲融融，舍不得的道理！又不需她灶下为炊，又不要她侍汤进茶，留下春梓，不过是袁尚之意，留下为人质罢了。心下明白，却无法计较，只好自回幽州去了。

袁绍将军又在梦中见到了曹操。曹操还是穿着十年前他穿过的紫袍子，腰间悬了一个小口袋，口袋里装着一把碧玉小梳子，他常用这把小梳子来梳理他颌下的胡须。他骑着一匹白马，笑咪咪地走来，近前打了一躬，叫着他的字问道：“本初别来无恙？”他气得瞪目竖发，骂道：“曹阿瞒，我恨不能啖你的肉，饮你的血……当初我要杀你，如同杀一只鸡一样容易，一万个曹操也死于非命。可想不到我此生就毁在你的手里！你还我十万大军来！”曹操笑道：“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初你我畅论天下大势，你说要凭山河险固，兵马精良来平定天下，我说，只有天下英雄尽为我用，才可纵横无敌！你帐下猛将不谓不多，身边谋士不谓不能，只是你不能用而已！依你这种心地褊狭、寡断猜忌的性情，莫说十万大军，就是百万千万，在我曹操看来，也如同草芥耳！”袁绍大叫一声，拔出剑来，直奔曹操刺去。袁绍刺左，曹操在右，袁绍刺右，曹操又在左，袁绍左刺右刺，不想前后左右尽是曹操笑咪咪的脸，袁绍火起，双手握剑柄，瞄准了曹操的头，狠歹歹削将过去，只听嗖的一声，曹操的头滚落尘埃，不想那脖腔上又长出一颗同样的头来，仍是带着一脸讥讽的冷笑；袁绍又削过去，那颗头落下之后，这颗头马上就长出来；袁绍性起，不断地削，那头不断地长……袁绍气喘吁吁，眼看气力不支，心中着慌，害怕得血也凝了……弃了剑，抱住头，大叫一声，醒转来，浑身早已冷汗涔涔，不住地发抖……

旁边的侍从们围过来，袁绍只觉天旋地转，这次不是曹操的脸了，却是围在病榻前谋臣将士的脸昏昏然在眼前乱转；袁绍心中嫌恶，喉间一股腥气涌上来，哇地吐出一口鲜血，然后自觉身体飘飘然向下沉去，落入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里……

袁绍死于公元202年五月初七日，他的灵柩停在冀州将军府的厅堂里，全军将士

都为他戴孝尽哀。他的尸身尚未僵冷，刘氏即命人将那五个陶瓮抬到玄豹阁前的广场上，然后牵出早已幽闭起来的五个宠姬，让她们各自跪在一个瓮前。宠姬们如同凋零枯萎的花朵，个个憔悴不堪，疯了的裴姬见了陶瓮就扬声大笑，跪爬着过去，抚摸着她的陶瓮，又把脸贴上去，像对心爱的情人般低语说道：“多好的棺材，多好的家呀……”

刘氏阴阴地笑着：“是的，你们回家了，这就送你们上路了！我要把你们这些骚货的魂儿封在这些陶瓮里，永生永世留在地狱里，省得你们出来迷惑男人！”说着，一挥手，五个手持鬼头刀的大汉走出来，站在那些曾经花容月貌的女人面前。

裴姬说：“我愿意住在这里，永生永世住在陶瓮里，我不愿意见男人，男人都是狗，肮脏的公狗！”

刘氏说：“别听一个疯子的唠叨，开始吧！”

持鬼头刀的大汉们走过来，一人抓起一个女人的长发，把鬼头刀横在她们的颈下，把胳膊向回一搂，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颗女人的头了。接着，五个女人被肢解，她们的骨肉和内脏连同她们的头颅都被装在各自的瓮里，瓮口用牛皮封死了。那个披着羽衣的道士在瓮前作法，每个瓮上贴上一道用朱红写在黄帛上的符咒，免得鬼魂们不安于她们的瓮巢，出来作祟，再在封口的牛皮上涂上狗血，接着，一些仆隶们奉命扛抬着这些装着美女尸骨的陶瓮，埋到漳河岸边的旷野上。就在冀州将军府里做着这一切的时候，袁尚已命手下把夏、许、汪、裴、孙这五个宠姬之家的老老少少全部杀光了……

第一章 乱世豪门新崛起 沙场儿郎初长成

曹操在官渡打胜仗的消息传到了许下，家里的人都怀着期待和紧张的心情盼望着曹操归来。

首先回来的不是曹操，却是正房的大公子曹丕。

曹丕虽然刚满十六岁，却已随父亲经历了很多战役。曹操把他带到身边，是因为战乱之世，兵戈之秋，曹丕身为长子，理应在战场上长大，亲冒锋镝，屡夷生死，这样才会成为于国家社稷有用之人。六年前，曹操征讨张绣，十岁的曹丕随军。张绣降，曹操一时忘形得意，又耐不得长久的军旅寂寞，竟把张绣叔父张济的小妾邹氏拥入军帐，正当他们同衾共枕，不胜缠绵之际，已降的张绣不堪此等羞辱，竟率领大军掩杀过来。曹操慌不及备，仓促应战，连铠甲都来不及穿，落荒而逃。此次张绣降而复叛，曹操损兵折将不说，曹操的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都死于乱军之中。曹昂是刘夫人所生之子，当年仅二十岁；而十岁的曹丕却骑在马上，于两军混战中得以逃脱。曹昂死后，曹丕在众子中年最长，卞夫人被扶正后，他自然就成了曹操的嫡出长子。

曹丕身穿皮甲，披着一袭玄色斗篷，由一些跟从的校尉们簇拥着回到许下时，天色尚早。守门的校尉们见是曹丕，忙恭立一侧。马蹄踏着青石板路清脆有声。汉献帝的宫室建在城内东南角，许下还是临时的都城，夕阳涂抹着皇宫赭色的围墙，从墙外望去，可以看到献帝寝宫黑黢黢的未曾上釉彩的瓦甍，听政殿瓦脊上蹲伏着一头青石雕成的神兽，正张着嘴，露出尖厉的獠牙向着西方张望……妃嫔们的宫室和三公大夫办公的官廨屋顶上还没有铺瓦，只苫着厚厚的苇草，几个春夏过去，苇草已经发黑，上面长出一些纤细而柔弱的茅草来，早早地结出一些暗红色的小穗子，在晚风中摇摇颤颤……

曹丕的马队从大路上飞驰而过，直奔西北角的曹府而去，在这荒凉沉寂的都城长街上留下一阵急如骤雨的马蹄声……

曹操的府第和皇宫成东南－西北的对角线。中间还有一些宫中侍奉支应的杂役和下等奴婢们的家宅，还有一些臣子们的府第在东北角，取拱卫庙堂之义。两条大路，可供快马驰驱，传递文书和皇帝的圣旨。

曹府并无高门大第，只有因势而起的厚土高墙，围起一幢幢简陋而轩敞的耸脊茅屋，屋顶未覆一块瓦。曹操注意名分并十分节俭，他对一切铺张和排场都深恶痛绝，况且天下扰攘，四方征战不息，祸乱频仍，百姓暴尸于野，连皇宫都鄙陋寒素，作为臣子，自然不能僭越。到了府门前，曹丕令随从的人回营复命；早有仆役迎出来，牵了马，曹丕下马，兴冲冲、急煎煎进了大门。他要把官渡决战的过程详详细细地讲给母亲，在军营，他写了两首诗和一篇《大河赋》，他要和三弟曹植好好切磋一下诗文……曹植字子建，年龄虽小，却极其聪慧，读书过目成诵，诗论和辞赋十余万言，竟能倒背